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五十六
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八十六

史部

南史卷五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東列傳第四十六

張弘策

子緬

纘

綰

庾域

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

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
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減性兄弟友愛不忍暫
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
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
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
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
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
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

為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
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
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
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數鄧晨乎是冬魏
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
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
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

以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
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諸備謀猷所及唯弘策
而已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
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
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
握王憲制主畫勅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媒
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
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

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
軸江劉而已祐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
可待蕭坦胃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
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
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
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
國剪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
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

以弘策為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
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為宜乘勢長驅
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
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
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
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
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
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

馬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
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
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總章觀入衛
尉府弘策踰垣匿於龍廡遇賊見害賊又進燒尚書省
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
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
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於東
市張氏親屬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

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諡曰閔侯弘策為人寬厚通
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
布衣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
器非止為張氏寶方為海內令名也齊永元末兵起弘
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
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喪過於禮武帝每遣喻之
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祕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

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
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
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畧無遺失
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雁行之首宜
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
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關遂終身不
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
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

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閒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
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
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為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
使鬪左降黃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緬居憲司推繩無
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抄後
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三卷緬弟
纘

纘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
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
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
眉目疎朗神采奕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
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
讀殆不輟手祕書郎四貲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
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
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

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
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
求識纘與錫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
吏部郎俄而長無侍中時人以為早達河東裴子野曰
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
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
之交大通中為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
之大同二年徵為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

拔不為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
定襄侯祇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
子愛賞時纘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
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
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弼
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纘
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
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

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
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以朱异草
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
軸賓客輻奏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
容殘客及是遷為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
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
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
之共事此言以拍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

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改
為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
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
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
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
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
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
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
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
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
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入自歸
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
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
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為湘州其後
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

深銜之及至州譽遂托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付度事
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
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
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硖至江津譽
次江口湘東王屈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
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
州纘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
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

欲應譽譽湘東信之乃覆船沉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
慥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纘爭棄其部曲攜其二女單舸
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仍遣纘向雍州前
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
聞賊陷臺城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
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舉義事無不濟
纘以為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
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

岸馳告訾訾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纘以為赴期大喜及至並禽之纘懼不免請為沙門名法緒訾襲江陵常載纘隨後逼使為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建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少時纘便推誠委結及帝即位追思之嘗為詩序云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纘之往雍州

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賫賄填積及死湘東王
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摠還齊珍寶貨物悉付庫以粽
蜜之屬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
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纘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
闕其六號為百六公位負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
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
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

蔡廓兼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綰兄纘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分騶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為豫章內史在郡述制自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祆道遂聚黨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為御史中丞綰再為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時

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
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為吏部尚書宮城陷奔
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剋江陵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
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
主承聖二年官至祕書丞掌東宮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沉静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
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
禮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

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為益州域隨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起為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諷吏曰

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夫反西臺即授武帝黃鉞
蕭穎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戡域爭
不聽乃止郢城平城及張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即命衆
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為諮議參軍天監初
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為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
糧盡將士皆斂草食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為伯子
時兵後人飢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為有司所糾

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於官子子
輿

子輿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
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
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
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
更在子輿乎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減性乃禁其
哭泣梁初為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

路險難啓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
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
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
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
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
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
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
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為父立

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蕪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即於渚次卒遺令單衣恰履以歛酒脯

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為安豐令有能名後為本州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湛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

能相益宜更思他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
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
及帝為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
昏既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
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為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
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
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
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

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
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
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為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
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
起兵紹叔為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
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
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
留卿以為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

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天監初入
為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
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
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
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
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
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復為衛
尉卿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園合肥

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為衛尉既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積穀流人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徵為左衛將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諡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已當今

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
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
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
甚偉曹輩皆敬之文帝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籤帶蒙令
帝遷領軍將軍補主簿祇賊唐寓之寇東陽文帝率眾
東討使僧珍知行軍眾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
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

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
不見減深自努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武帝
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為梁州刺
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
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
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
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
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

卽令及至武帝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
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
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為止舍多伐材竹
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
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船艦葺之
以茅並立辨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
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為輔國將軍步
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

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遙射須至壘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壘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晝

直中省夜還祕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
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
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
兄弟皆在外堂並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兖州刺史坐
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以貶慙為
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
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慙肆耳僧珍
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

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
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為
恥在州百日徵為領軍將軍直祕書省如先常以私車
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直
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
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
所進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武
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

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
盖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
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
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
復發黃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於領軍官
舍武帝即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
敬武帝痛惜之言為流涕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
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

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
署函曰錢一千閤人少之弗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
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
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吕公在州大有
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涓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
居江陵方頤隆準舉動醞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
罷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慤由此奇之又取

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畧讀具舉慤益
善之齊豫章王嶷為荊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
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
問立對若案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屏門如
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閤讀書後為大司馬記室永明
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
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
帝悅用為荊州中從事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藹還州繕

脩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嶷薨謁解官赴喪率
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為西中郎以謁為諮
議參軍蕭穎胄引謁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畧天監初累
遷御史中丞初謁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
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
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謁曰
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久灰必然今庫若灰非吏
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二年出為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
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
兵於藹托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於官藹
姊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迎姊居官
舍三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
實才子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
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遷

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
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
棲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雲美
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剋江陵衆奔
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為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
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
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蕃岳克

濟陶冶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為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蓋或恪勤匪懈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藹雖異帷幄之勲亦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南史卷五十六

南史卷五十六考證

張緬傳俄復舊任○舊任閤本作爲真

張纘傳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梁書帝作常君作若

以綜密之屬還其家○密閤本作蜜應改從之
張綰傳太清三年爲吏部尚書○三梁書作二
呂僧珍傳姊適于氏○于一本作干

因醉後取一甘食○甘監本誤升梁書嘗因醉後取一

柑食之應改從之

樂鵠傳張華以為積油久灰必然○久灰閤本作萬匹
又注云匹一作石

史臣論克濟陶冶之功○陶冶梁書作溫陶應改從之

南史卷五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八十七

史部

南史卷五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七

沈約子旋

孫衆

范雲從兄縝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
玄冥師生子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
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姁蓐黃

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魯
昭四年晉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為氏自茲以降譜牒罔
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
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
德侯遵生驃騎將軍達達生尚書令乾乾生南陽太守
弘弘生河內太守勗勗生御史中丞奮奮生將作大匠
恪恪生尚書關內侯謙謙生濟陽太守靖靖生戎戎字
威卿仕為州從事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為

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
遂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為吳郡復為吳郡人靈
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為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
分吳郡為吳興郡晉太康三年改永安為武康縣復為
吳興武康人焉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戎子鄴字聖
通任零陵太守致黃龍芝草之瑞第二子仲高安平相
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後也仲高子鸞
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事史時

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卒子瑜儀俱少有至行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毀瘠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並黃中英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殄滅耶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並以孝著瑜早卒儀字仲則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內大亂兵革並起經術廢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

不妄交納惟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
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並不屈以壽終子曼字元禪
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桓
以節氣立名仕為立武校尉偏將軍孫皓時有將帥之
稱吳平為鬱林長沙二太守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
高晉元帝之為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子延字思長潁川
太守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延子賀字子寧桓
沖南中郎參軍賀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

春秋家產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為參軍甚相敬重警
內足於財為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
乃謂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
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
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警有
舊好復引為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
尋復謝去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恭命
為前將軍主簿謂警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卧東南

故屈賢子共事非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炅字子恭
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並事之為弟子執
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
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
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為餘姚
令及恩為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
與穆夫父警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
佩夫並遇害唯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

田子林子知名田子字敬光從武帝剋京城進平建鄴
參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
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為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
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
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
從討劉毅十年從討司馬休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
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
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

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
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
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猶固執田
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
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
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
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
偽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讌於文昌

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鄉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
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
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
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
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關中
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
若欲為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
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

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
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脩收殺田
子於長安橐倉門外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
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士少有
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
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
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既門陷祇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
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沉伏山澤無所投厝

會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為之感動帝甚奇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讐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帝為揚州辟為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

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並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推鋒居前時賊黨郭亮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

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度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

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
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
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
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
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
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
留偽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
城剽鷺而坑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

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沉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闕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之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閩鄉姚泓掃境內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

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便為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以林子田子綏畧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鬪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為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為蕃佐帝曰

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為西
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後久士有歸心
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祇肅非以崇威立武
實乃經國長厖宜廣建屏蕃崇嚴宿衛武帝深相訓納
俄而謝翼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
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
靜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荅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
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

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諡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
童儒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竒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
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
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
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為罔罔也元嘉十七
年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為主簿時順陽
范晔為長史行州事晔性頗踈文帝謂璞曰范晔性踈
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行事其實卿也

璞以任遇既深所懷輒以密啟每至施行必從中出畢
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
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畢坐事誅
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既長璞固求辭事
以璞為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弑
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有子曰約其制自序大畧如此
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
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減火而

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為荊州又為征西記室帶關西令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平生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

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為司徒右
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
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為
得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
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
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
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
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帝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

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溥
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
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草
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
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
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
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
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

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言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范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

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
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
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
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
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
射及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母謝為建
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
來致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母憂輿

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
哭起為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
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
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
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
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
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草帶常應移孔以手
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

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
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為郊
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特
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諡曰隱約左目重瞳子
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
少孤貧約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
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郡部傳嘗侍宴有妓婢帥是齊文
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

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
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
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
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
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
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
曰左僕射出則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
約昏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乃輦歸內殿

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
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
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嘗侍宴
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竒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
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
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
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竊以赤
章事因上省醫徐瑒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遣責

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諡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
改為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
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為啓明帝有
勅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條
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
四年被勅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
五年春又被勅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
國史為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

通言十卷諡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
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
得宵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
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
用約也

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
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終於南康內史諡曰恭集
注通言行於世旋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旋卒

子寔嗣寔弟衆衆字仲師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為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於文德殿帝令衆為竹賦賦成奏之手勅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

平元帝以為司徒左長史魏剋江陵見虜尋亦逃歸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餅以啖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為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
璩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表叔明讀毛詩日
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
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
抗為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
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佐書轉法曹行參軍
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
家屬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

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日
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
史柳世隆鱠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
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
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
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府主簿王未之知
後剋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
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

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自是寵冠府朝王為丹陽尹復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為南徐州南兗州雲並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

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
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
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為司徒又
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凶凶人多
異志而豫章王嶷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
第西郊遊戲而已而梁武帝時為南郡王文學與雲俱
為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
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為齊武帝所

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既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謹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為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絕盆彪笑謂

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為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阮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曹兄弟異於餘宗室雲之幸於子良江

祐求雲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為娉
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
今將軍化為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
祐亦更姻他族及祐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為始興
內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
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
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並為帝所賞郡多豪猾大
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

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及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
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
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
時江柘姨弟徐藝為曲江令柘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
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為恥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
赦免初梁武為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
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
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嘗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

嵩之舍嵩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
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
都雲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款慮為昏主所疑將求入城
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
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
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
就籠檻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
昏遇弑侍中張穆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

參讚謨謀毗佐大業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
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
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為言未之納後與王
茂同入卧内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
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
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柴燎
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
謂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

帝善其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
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為帝亦
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
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
敬今為天下主此禮訖草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
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
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述
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主者官應取富貴朕齋中坐

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
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為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
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
為六宮有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為恨其
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
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為右僕射雲性篤睦
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
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暎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暎亡

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
唘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
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
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
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
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
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
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

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諡曰宣勅賜諡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孫伯翳太原人晉祕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伯翳位終驃騎鄱陽王參軍事雲從父兄縝

縝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瓛門下積

年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璫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與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

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
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闕
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
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
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
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
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
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

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可便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

何但中書郎邪後為宜都太守性不信鬼神時夷陵有
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鎮乃下教斷不祠後以
母憂去職居於南州梁武至鎮墨綵來迎武帝與鎮有
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鎮為晉安太守在
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
唯餉前尚書令王亮鎮在齊時與亮同臺為郎舊相友
愛至是亮擯棄在家鎮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
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

在南累年追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
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
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梁武撫
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并以
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
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為蹟亦鳳德之衰乎鎮婢直之
節著於終始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南史卷五十七

南史卷五十七考證

沈約傳林子輒推鋒居前○推監本作推今改從閣本
子旋傳衆字仲師○師一本作興

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為之注解○顧炎武曰千字文
有二本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
卷周興嗣撰是也今云梁武帝制千文詩則不獨興嗣
子範二人矣又隋書經籍志興嗣千字文國子祭酒
蕭子雲注而梁書蕭子範傳謂子範作之記室蔡遠

注釋今云衆為之注解亦彼此互異

范雲傳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亭監本訛傳今改從閣本

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東監本誤築又下文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嘗聞蹕聲蹕誤跋今俱改正

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先諮監本誤元詔今改從閣本
交游不雜○監本脫不雜二字今增入

南史卷五十七考證

謹案卷五十六第一頁後七行冬下魏軍方動則
亡漢北梁書作今冬初魏軍必動若動則亡漢
第五頁後七行緬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梁書作
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為後漢紀四十卷晉抄
三十卷

第十頁後四行位侍中梁書作黃門侍郎

第十七頁後二行深自努力刊本努訛弩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 賈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八十八

史部

南史卷五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八

韋叡

兄纂

闡

叡子放

孫粲

放弟正

正子載

鼎

正弟稜

稜弟黯

裴邃

邃子之禮

兄子之高

之高弟之平

子忌

之高弟之橫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吏
隱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

宋末為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祖
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
弟杜暉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暉
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
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
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宗
永元初袁顗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顗到州
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為義成郡故免顗之禍累遷齊興

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佗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剋郢魯平茹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

之顧叡曰棄騏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為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為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天監二年改封永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園柵

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
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
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
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
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
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
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
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

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肩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織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

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

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
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
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
兩虎勿復私鬪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
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
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
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

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
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
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
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
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
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
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
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

帝勅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
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
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騏
驎等齎勅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
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
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
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

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
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強
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
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
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
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
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
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

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為侯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為

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為丹陽尹以公事免十四年為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遷為州雙光道候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

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為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

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
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
涖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
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
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
為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後昌義之甚德叡請
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
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

帥爭先啟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闡為建寧縣所得俸祿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叡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人所稱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

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
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
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矢衆皆失
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惟有死爾乃免胄下
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北至渦
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伏寶費穆等五
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人棄諸
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禽穆弟超并王偉

送建鄴還為太子右衛率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

卒於鎮謚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

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三

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

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卹之及

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

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子粲

粲字長倩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

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領直後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稠密雖居職累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

不見辦長梯以為大行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主不足推故出為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為久別久之帝復召還為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勅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

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
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
弟警為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都最
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
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益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
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
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
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給之并散私金帛以

賞其戰士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之高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

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
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
大計粲請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
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
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
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
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
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

當石頭中路祭慮柵壘未立賊爭之頗以為憚謂仲禮

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

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

盡就迫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

祭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

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望祭營未立便率

銳卒來攻軍敗棄勝入營左右高馮牽祭避賊祭不動

兵死略盡遂見害祭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

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桀首闕下以示城內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常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子諒以學業為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為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放弟正

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善及僧孺為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

黃門侍郎子載

載字德基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
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
沉敏有器局仕梁為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
以為中書侍郎尋為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
景景平歷位琅邪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僧辯乃遣周
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
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

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
陳武帝聞文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
梁敬帝勅載解兵載得書乃以衆降陳武帝引載恒
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
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
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
通東道轉輸別令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
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帝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

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
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弔無
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載弟鼎

鼎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
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
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
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

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厯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嫡汭於宛丘其裔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為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

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荅曰江東
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
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
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
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
預焉性簡貴雖為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
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
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

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
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
之歡飲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求夫選親
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
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述
上又問鼎鼎兒誰為嗣位荅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
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
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

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
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
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
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
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
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誑妾盜物令奴殺
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
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頃之而卒於長安

年七十九正弟稜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彊記當世士咸就
質疑位終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二卷稜弟黯

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
六門尋改為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
土山城内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
鍤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
於城内初黯為太僕卿而兄子粲為左衛率黯以常快

快謂人曰韋祭已落驂騑前朝廷是能育才不識者頗以此闕之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為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阼始安王蕭遙光為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遙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為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

歸梁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
効以為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
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
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
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
妻甥王篆之密啟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由
是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
呂僧珍曰昔阮咸頗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

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而已入為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朋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遂為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遂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遂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

四年大軍北侵以遼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郭
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遼以
援絕拔還於是遼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
相別遼自為黃袍騎先攻拔狄丘覽城黎漿又屠安成
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
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遼臨淮歎曰今
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閤
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承業等悉眾追之四甄競

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
軍疾薦命衆軍守備送喪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
軍進爵為侯謚曰烈邃沉深有思略為政寬明能得士
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
莫不流涕以為邃不死當大闢土宇子之禮嗣

之禮字子義美儀容能言玄理為西豫州刺史母憂居
喪唯食麥飯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
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

曰范為已死裴為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
柏凋盡唯邃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厯位黃門侍郎武
帝設無遮會儻象驚排突陞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散
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為壯勇將軍北徐州
刺史盾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謚曰壯子政
承聖中位給事黃門侍郎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

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頗讀書少負意
氣常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邃所器重戎政咸

以委焉壽陽之役遂卒於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
仍除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勅之高應
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為光遠將軍令討平陰
陵盜以為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為西豫州刺史率
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
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船舸迎致
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
王範西上元帝遣召之以為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時

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
兼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
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介直承制除特進金紫光
祿大夫卒謚曰恭子畿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剋江陵力
戰死之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儻有志略以軍功封費
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
祿大夫慈訓宮徵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

居處其中有終焉志天康元年卒謚曰僖子子忌

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為當時所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陳武帝征討及陳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陳武帝遣黃他攻之不能剋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陳武帝嘉之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及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為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

討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即位改封樂安縣侯歷位都官尚書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人和及明徹進軍彭汴以明徹為都督與明徹俱進呂梁軍敗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橫

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

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
積梁簡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為河東王常侍遷直閣
將軍侯景之亂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世子
嗣入援臺城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晉熙範令
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
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盩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
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橫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
河東內史隨王僧辯拒侯景景退遷東徐州刺史封豫

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奔僧辯命之橫與杜崩入守
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明
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
以成其志魏剋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明攻
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橫為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
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歿
贈司空謚曰忠壯子鳳寶嗣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

於戎馬觀觀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
身不跨輦板輿拍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
得乎遂自効邊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
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
曰妄乎

南史卷五十八